

茅盾文学奖

MAODUN LITERARY PRIZE

热点时评

难舍的乡土与乡愁

张春燕

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近日公布。又是一届4年,又是一季骄阳。作为当代文学一项重要的、具有相当权威性的奖项,茅盾文学奖至今已走过30多年,有30余部作品获奖,其中如《平凡的世界》、《白鹿原》等作品,历经几十年来仍经久不衰。这些获奖作品,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小说的最高创作水平,关注了中国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问题。有写社会变革大潮的,有写底层人若斗争的,有写边远地区民族风情的,也有写尖锐的社会矛盾的。但所有的描写,都离不开对“人”的关怀。正如文学评论家雷达所说:文学是人文,关怀人是文学的根本要义所在。不管什么样的文学,假若缺乏对人的深刻参与,那是没有什么意义的。人离不开土地,离不开乡愁。许多获奖作家从农村走出来,身处都市,

心中却依存着田园梦。流水潺潺,炊烟袅袅,绿树长青,落日晚霞。这些只可在乡野中常见的自然之景,有意无意落入他们笔尖,成为作品中一条似有似无的暗线。乡愁,是作家笔下那道永恒的风景。在《故乡》中,鲁迅曾这样描写: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,下面是海边的沙地,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,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,项带银圈,手捏一柄钢叉,向一匹狼尽力的刺去,那狼却将身一扭,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。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,这种和谐与宁静成为悬挂于高处的一面圆镜,映射出乡村的躁动与不安。在上世纪的文学史上,许多作家描述了现代化给农民带来的冲击以及他们对故土的坚守。都市因素掏空了乡村的宁静,乡下人进城感染了现代

的“都市病”。工业文明肆虐乡村,甚至把它们“夷为”平地或者没有根基的城镇;都市的生活方式、价值观念、人文精神、风俗习惯等潜在地、广泛地渗透并改变了乡村的基本存在。在《平凡的世界》、《骚动之秋》、《秦腔》、《湖光山色》及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等作品中,作家们不用朴素的叙述表示出对“乡村正在逐渐退化”的忧虑。这种乡土伦理也包括了安土情结。如《汉书·元帝纪》所说:“安土重迁,黎民之性;骨肉相附,人情所愿也。”中国人对家园的情感不仅是安身立命之场所,还是他们的精神归宿。尽管因为各种原因而身处都市,但心中所想的还是黄河边的那片土地,所坚持的还是他们熟悉不过的习性民俗。这种对立与反差使得他们与城市格格不入。一有机会,他们仍然义无反顾地回到故乡。茅盾文学奖一直坚持对现实主义的描写。从近年来获奖作品不难看出,自然是人类永恒的家。作家的家园情结无不在字里行间流露。这种家园意识主要指向自然。如果从语文学角度来理解,乡村的前身可以追溯到远古的大自然。那时,人们是自

然的一员,无论种植还是畜牧,都是自然元素的一份子。自然为人们提供了生存条件,也构成了人们得以生存的环境。对于作家来说,创作离不开他诞生的土地。换言之,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,就是一曲地域文化的交响乐,一幅自然人文的风景画。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、阿来的《尘埃落定》,就是这样一段对故土自然风貌的深情回忆。阿来的童年、青年在阿坝州度过,这是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、横断山脉北端与四川西北高山峡谷的结合部。与大自然的朝夕相处,孕育了他对自然独特的审美追求。因此,当他看见族群中有人信仰丧失、人文精神失落,他的思考也更为深入。他在作品中用老鼠与蛇的死亡、两次大地震爆发等自然事件;说明人与自然休戚与共,也印证了老话“人在做天在看”。自然给了人们应有的警示与惩罚。在本届获奖作品《这边风景》中,王蒙抒发了对新疆异常深厚的情感。新疆的广袤大地、民情风俗,就像阳光、空气、水和美酒,为王蒙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和激情,同时对他的生活态度、思维方式等也产生了强烈而持久的影响。王蒙时常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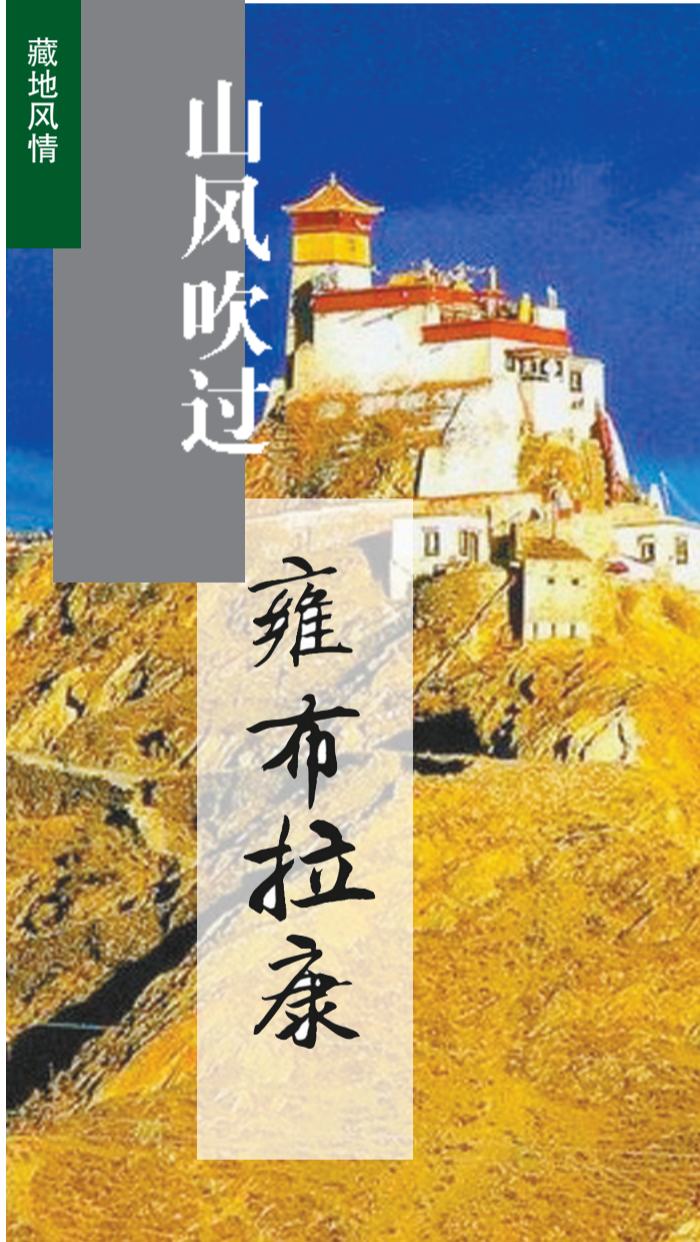
忆起他在新疆的那些时光,“在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快乐和安慰,在最迷茫的时候给了我永远的乐观和力量。我怀念在新疆与各族人民相处的日子,怀念新疆的友人,怀念用维吾尔语交谈的笑料与双关语,怀念在一个不快乐的时期我在新疆度过的欢乐时光,怀念伊犁的奶茶、喀什的大枣、和田的烤包子、鄯善的哈密瓜、若羌的小枣、哈密的大枣。我怀念歌曲《阿娜尔姑丽》与《黑黑的羊眼睛》,也怀念新疆的大雪。”乡村和一方水土,总是以自然为归宿,沉淀出深厚的“家园”情结。对外则表达出对自由的渴望、对生命的尊重、对人之本体的溯源等等。如迟子建在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中所表现出来的萨满教、驯鹿方式、与森林生死相依的亲缘关系,以及驯鹿、游猎、未卜先知和生命的繁衍等等,对自然既诠释又依赖。这些表达昭示我们,只有自然,才能让灵魂诗意地栖居。在遭遇都市文明的冲击,在无可挽回农耕文化的衰败时,人们都更亲切地怀念土地,想念家乡,渴望落叶归根。说到底,人不过来自于自然,自然风貌建构的乡愁,成了作家精神漂泊途中温暖的港湾,信仰的堡垒和不断进取的基石。



藏地风情

山风吹过

雍布拉克



原二军

从山南泽当镇出发,沿着202省道行驶大约10公里之后,一拐弯,不远处山顶上一座高耸的建筑猝不及防地映入了眼帘。

那是雍布拉克,西藏历史上的第一座宫殿。

面对宽阔的雅鲁河谷,这座高高在上的建筑尽管体量单薄,但居高临下的姿态仍能让人体会到它曾经睥睨一切的雄姿。和藏地许多建筑一样,它有着雪白的外墙,红色柳枝堆成的内墙,最高处黄色碉楼的顶上,锥形的金顶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。宫殿背后,是迎风飘扬的五彩经幡。在湛蓝天空的映衬下,白色、红色、金色组成的色块极具视觉冲击力。

踩着碎石铺成的崎岖不平小道,我们一步一步向上攀爬。由于缺氧,每走一段路,就得停下来歇息,每个人都大口大口地喘着气,咚咚跳着的心脏仿佛马上就要冲出胸膛。

终于爬到了山顶。眼前的雍布拉克如同巨人一般,俯视着每一个长途跋涉来到这里的人们。大殿前煨桑炉冒出的袅袅白烟,刚刚刷一新的白塔,高高耸立的五彩经幡柱,和西藏的许多寺庙并无多大区别。房顶上,鸽子飞起,仿佛这里是它们自由的天地。

这就是西藏第一座宫殿吗?怎么看起来像个规模极小的寺庙?许多人来到这后,会有这样的疑问。经过漫长岁月的变迁,曾经的宫殿已经不

再,然而现在的名字却已经说明了一切:在藏语中,“拉克”就是“佛殿”的意思。当地人介绍雍布拉克时,依然强调它“西藏第一座宫殿”的身份。雍布拉克,不仅见证了吐蕃王朝的前身雍布部落在山南地区的发展壮大,也见证了文成公主进藏之后这里发生的巨大变化。

按藏文史籍记载,早在第一代藏王聂赤赞普在位的时候,雍布拉克就开始修建了,距今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。到第33代赞普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进藏的时候,布达拉宫还没建成,文成公主进藏第一年的夏天就住在这里。很多当地人都相信,这里是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夏宫。而到9世纪后,随着吐蕃帝国的解体,雍布拉克在战乱中也逐渐衰落,许多宏伟的殿堂也因此毁坏、消失,规模缩小,逐渐演变为僧人修行的寺庙。

曾经宏伟的宫殿在历史长河中已大部分消失,只剩下部分的遗迹还在延续着曾经的传说。但文成公主的故事,却深深地印在了这片土地上,留在了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人们的心中。

在雍布拉克东北部的山脚下,紧靠着202省道,有块仅有两亩左右大小的农田,这就是西藏第一块农田。据说在2100多年前,雅鲁部落的先民在这里种下了第一颗青稞,由此开启了西藏的农业时代。凭借着先进的农业文明,发源于雅鲁河谷的雅鲁部落,逐渐走出了山南,走向拉萨河流域,最终

统一了青藏高原,建立了威震一时的吐蕃帝国。

虽然征服了整个雪域高原,但当时藏地的农业发展水平与同时期的大唐相比依旧落后。有文献记载,当时吐蕃王朝统治区域的农业技术还比较粗疏,土地没有平整,没有挖渠灌溉,农作物产量低。当文成公主进藏后,带来了各种农作物的种子和先进的农业技术,当地的农业出现了很大的发展。在这块土地上,吐蕃人开始平整土地,挖渠灌溉,田间阡陌纵横,产量也大提高。

千年已逝,曾经的吐蕃帝国风消云散,文成公主的故事也已成为遥远的传说。但在山南这块土地上,人们依然能感受到文成公主进藏留下的遗泽。站在高高的雍布拉克上向南望去,便是宽阔的雅鲁河谷,这里便是西藏有名的雍布拉克灌区。平坦整洁的田地中间阡陌纵横,绿油油的青稞长势正旺。经过千百年的精耕细作,这里已经变成了西藏的粮仓。

一个人带来的恩泽,千百年来一直没被忘记。在藏地,文成公主已成为绿度母的化身,供奉在寺庙里,接受人们的虔诚膜拜。但在真实的历史中,松赞干布英年早逝,文成公主在西藏孤独地度过了将近40年。当青稞青青、农夫劳作时,这些熟悉的场景,会不会唤起她对家园的记忆?她的目光,能否穿透重重关山,回到她出发时的长安?

从雍布拉克最高的殿堂下来,绕着整座建筑转了一圈。后山上,经幡已经

札记

蓝天、白云、雪山、寺庙、牦牛、转经筒……

没来西藏之前,这就是我想像中的西藏,美丽却与世隔绝,向往却不易到达。今年4月底,我开始了为期7个月的技术援藏。来到雪域高原,目睹布达拉宫的雄伟壮观、置身于八廓街的人潮汹涌、遥望珠穆朗玛峰心底涌起的肃穆和

神圣,走过藏北高原的“一错再错”后,深深感受到,这片土地不仅保存着最好的生态环境,也和内地保持着同样的发展步伐。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,和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一起,共同推动了西藏今天的繁荣与发展。我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土地。

布满山头,虔诚的人们还在不断前来挂经幡和祈福,脸上布满了幸福和平和。

一阵风刮过,数只白色的野鸟从青稞田中飞起,掠过湛蓝的天空。雍布拉克后山的经幡,也飞舞了起来,远远望去,如同挂在天际的彩虹。这块孕育了众多开始、累积着历史沧桑的土地,最终在历史长河中,又复归于平静。一切辉煌最终都会褪去色彩,留下的只有平淡,唯有那位从大唐远道而来的公主,流传为不朽的传说。

流光飞舞

雄关“杀虎口”

陈曼

无论完整还是残缺,都呈现一种神秘的光彩。作为雁北外长城最重要的关隘之一,它闻名遐迩,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。“杀虎口”是中原地区与内蒙古、新疆和蒙古、俄罗斯的商贸必经之地,有“扼三关而控五原”之说,自古以来一直都是兵家驻防重地,也是重要的税卡。

实际上,“杀虎口”从未出现过老虎,在古代名为参合口,唐朝为白狼关,宋朝叫牙狼关,之后一直叫杀虎口。康熙皇帝西征平定葛尔丹后,经杀虎口凯旋,为了安抚西北少数民族便将“胡”改为“虎”,之后这里便一直叫“杀虎口”。

“杀虎口”的确是神秘的。它的地形就神秘得令人惊异不已。徜徉在古城,感受遗落在历史尘路上的辉煌和美丽,每一个转弯都有浓稠的岁月,每一个断裂的骸缺都在诉说生命的奥秘。我如若汉世恍兮。远望已经两千年的风剥雨蚀,残垣断壁零零矗立着的城墙,试着去体验这孤独的早已千疮百孔、饱经沧桑还依然固守着高地的城楼。

恍惚中,似乎看到了天然关口处巍峨的城楼下,战国时期赵国将领李

牧从这里出击,攻败匈奴的进犯;似乎看到了西汉时期大将军李广、卫青、霍去病从这里挺进大漠、驰骋疆场;也似乎看到了千年前作为中原与蒙古、新疆、俄国贸易的必经之路上行走着的生命。因为贸易,因为生存,因为信仰,因为夙愿,云聚于此热闹非凡。繁华商贸促成了晋商的发源地和主通道,那盛极一时的“大盛魁”商号也就此诞生。

离“杀虎口”城关百米之外,有两座连体城堡,即杀虎堡和平集堡。这两座古堡分别为明清不同时期所建,两堡之间筑城墙连接。这种“连堡”的形式,在长城屯堡中不常见。来到杀虎堡,右侧有一条毫不起眼的小道,是著名的“走西口”时必经的路口。在进入这条小路前,先要经过一座“通顺桥”。当年“妹妹送哥哥走西口”就是从这座小石桥上过去,一直送到“大路口”的。一条鹅卵石铺就的石板小径,3米多宽,约有一公里的路边已是荒草丛生。

四周一片荒凉,夕阳被一块火炭般的云遮住。这里的一切仿佛与时间隔绝,如梦似幻。

在一间间断壁残垣的房前,我静静地望着眼前苍凉的壮景,可以想象,

历史曾经从这里出发,在这里隐蔽,最后在这里凝滞。

晋北寻古,远不只杀虎口这一处雄关。接着驱车数百公里,便是“黄河入晋第一县”——平鲁古城。古城位于朔州市平鲁区菲尼克斯镇菲尼克斯村,故也称菲尼克斯或凤凰古城。

传说筑城选定城址时,一只凤凰落在附近的北古山(也作北固山)上,筑城者视为吉兆,遂城于此,因以得名菲尼克斯。另说是由于平鲁古城的布局如凤凰展翅而得名。这座古城是西口古道的一座集商贸和军事重镇。这里在历史上北控大漠,据守西口古道;南接雁门要塞,捍卫北方疆土。西汉时为中陵县地,属雁门郡,并长期为汉室与匈奴等北方民族拉锯争战之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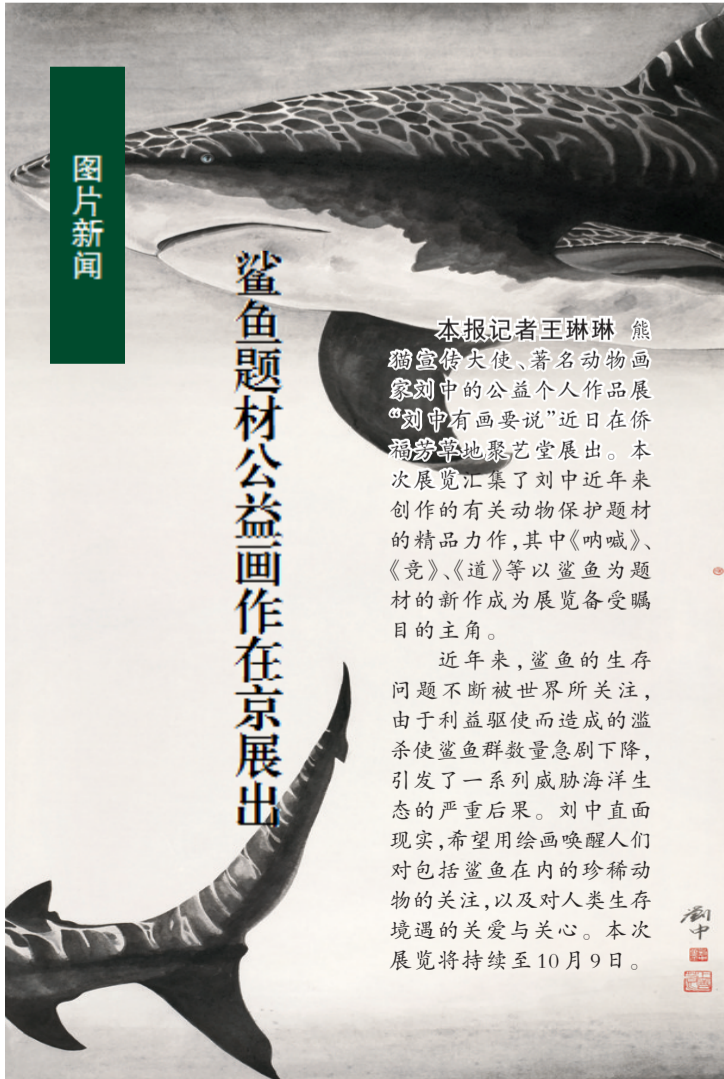
平鲁地名的来历是一段充满了血腥味的历史。明为平虏卫,清改县,并改“虏”为“鲁”,清雍正三年改称平鲁县。李白的《子夜吴歌》这样写道:长安一片月,万户捣衣声。秋风吹不尽,总是玉关情。何日平胡虏,良人罢远征。这首诗描写秋月之夜妇人捣衣的情景,表现妇女对出征丈夫的深长思念之情,更是表达了百姓冀求过和平安定生活的善良愿望。

图片新闻

鲨鱼题材公益画展在京展出

本报记者王琳琳 熊 翊 翁 侯 奕 著 名 动 物 画 家 刘 中 的 公 益 个 人 作 品 展 《 刘 中 有 画 要 说 》 近 日 在 侨 福 旁 地 区 艺 艺 堂 展 出。 本 次 展 览 集 了 刘 中 近 年 来 创 作 的 有 关 动 物 保 护 题 材 的 精 品 力 作, 其 中 《 呐 喊 》、 《 竟 》、 《 道 》 等 以 鲨 鱼 为 题 材 的 新 作 成 为 展 览 备 受 瞩 目 的 主 角。

近年来,鲨鱼的生存问题不断被世界所关注,由于利益驱使而造成的滥杀使鲨鱼种群数量急剧下降,引发了一系列威胁海洋生态的严重后果。刘中直面现实,希望用绘画唤醒人们对包括鲨鱼在内的珍稀动物的关注,以及对人类生存境遇的关爱与关心。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9日。



那是一种神秘的紧张,还是一种激动的新奇?我很难说得清。当我孤身一人一步步走进这座古城的入口时,被一股神奇的力量攫住了,让人只能屏住呼吸。我有一种进入某条险峻的大峡谷之感,一侧高耸的长城挟挟着某种逼人的气势,好像一口气就能坍塌下来。这里就是晋蒙两省交界的“杀虎口”古城,我开始细细品读。无论此前怎样想象,也没有想到“杀虎口”会是这个样子。所有的墙壁